

什么是资本主义

1985年10月18至20日在法国夏托瓦隆会议中心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用3天时间分别对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这3部巨著各抒己见，会议纪录以《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一堂历史课》为题由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于1986年以小册子形式出版。这里仅将19日的发言（见该书第87—158页）译出。除费尔南·布罗代尔（以下简称布）外，在会上发言的学者还有：保尔·法布拉（以下简称法，法国《世界报》总编辑助理）、钱拉·若尔当（以下简称若，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研究员）、阿尔培托·特南蒂（以下简称

特 意大利人 大不列颠科学院院士) ; K. N. 乔杜里 (以下简称乔 英国人 伦敦大学教授) 巴伦德 (以下简称巴 印度人 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切尔索·富尔塔多 (以下简称富 , 巴西人 巴西前文化部长、驻欧共体大使) 拉兹洛·马凯 (以下简称马 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布达佩斯大学教授) 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 (以下简称沃 美国人 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法 今天能够坐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身边，我感到既荣幸，又高兴。他的名字代表着天才和博学 所以听众如此之多 也就毫不奇怪的了。来自印度、巴西、美国、匈牙利和法国等不同国家的杰出学者 其中包括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将面对大家，并与大家一起进行对话。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

法 今天讨论的主题将是“资本主义”的概念。费·布罗代尔自己说过 他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曾经有所犹豫 因为“资本主义”一词的分量并非无足轻重。该词的表述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定义。不久前还多少带点贬意，今天它对某些人说来却成了一面旗帜。资本主义确实往往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混淆，甚至相等同；出人意外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目前似乎正春风得意。

费·布罗代尔写道：“交换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却是应与“市场经济”严格区分的一种上层建筑。

在《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三大本书里 作者指出了 15 至 18 世纪期间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并强调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现象的不同地位 and 本质区别。正如所有解释性模式一样，这一论断所提出的问题却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费·布罗代尔告诉我们，一个模式就像是在陆地建造的一条船 能否浮上水面 能否顺利出航 都还有待接受考验。那么 由他提出的模式能否站得住脚呢？

对这个问题 大家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的答复 既然作者在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中，表现得如此出类拔萃。

他对我们说 在过去 即使是极其遥远的过去 和现时之间，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断裂。为此，他在发掘大量历史素材的同时，挥洒自如地向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布罗代尔的才华堪称与米希勒相媲美 他像一位杰出的节目主持人 善于唤起读者的激情，使他们享受一种类似动态的美感。如果我们至今找不到另一个词 可以描绘正在创建中的美好未来 我们又怎能说明依旧存在着各种丑恶、天灾乃至市场失控的世界秩序？

费·布罗代尔使我们知道了资本家扮演的奇特角色，这些资本家在中世纪时代 即早在近代崭露晨曦时 已是极其能干的大商人、大实业家和大金融家 他们的特征之一正是善于在最有利可图的投资中作出选择，他们的经营已远远超出了城邦（布鲁日、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等）的范围 在宽广辽阔的领土国家中编织起一本万利的交易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总和构成世界经济），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就这样落入了资本主义的罗网，迅速处于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操纵之下。作为市场经济的原始范本，众多小制造商和手工业者正是在交易会上交换各自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对经济生活的以上描述的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一旦把它用于证实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明显区别，有人便开始表示怀疑。原因难道不正是，在展示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时，人们偏偏对交换缺少一个明确的概念吗？

布罗代尔在究竟是供应或是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就是一个实证。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正是因为经济内部存在着某种原动力。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李嘉图、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交换的分析，以及萨伊阐述的所谓“生产自行创造销路”的定律。这条定律无非表明，在交换过程中，供应先于需求，因为假如事先没有货物的供应，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拍板成交。

费·布罗代尔毫不犹豫地写道，凯恩斯借口“产品与产品相交换”，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业已为李嘉图接受的萨伊定律。这是认定供应高于一切的最彻底的方法。事实上，问题不在于这条定律在近代已遭到人们的批驳，而是人们对这条定律在指导国家经济事务中产生的严重后果视而不见。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可以不断刺激需求，而不必诉诸供应。换句话说，似乎能够让分配的收入总额始终高于生产部门以工资、税收和红利等形式提供的收益，从而造成长期的预算赤字。”

在我看来，人们不难证明，忘记由市场法则以低级形式体现的供求关系是导致目前严重危机的各种混乱的起因。

人们难道没有发现，人应该首先是生产者，然后才是消费者吗？

我们还要对布罗代尔的解释作更加深入细致的验证。布罗代尔不但接受了约翰·加尔布雷思关于大企业有能力“管理”市

场的论断 而且也要我们这么做 他甚至写道：“经济规律对大企业来说是不存在的”。他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性”（与市场经济相比）的论点 归根到底正是以这个说法为理论根据的。

确实 在费·布罗代尔的心目中，市场经济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在某种意义上，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还必须考虑产品的使用价值。资本主义则不然，它只关心交换价值。布罗代尔的观点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以上认识难道不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间接颂扬吗？布罗代尔正确指出，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透明度。

可是，说到底，经济进步无非就是交换不断带动生产的增长，而经济进步本身又是劳动分工促进劳动专业化和企业多样化的结果。难道事情不正是这样吗？为了从成本差价中获得最大好处而分散工厂和车间布局的跨国公司堪称是要这类把戏的行家里手。在了解大企业是否真能摆脱市场法则以前，我们不能不承认，大企业的存在正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场法则的基础之上。这一现象逃不过费·布罗代尔的眼睛 但他对现象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却像是在兜圈子。在费·布罗代尔看来 市场经济处在竞争的影响之下，而资本主义则由于拥有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 能够放手地从事“赌博、冒险和作弊”。布罗代尔解释的说服力怎能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竞争最激烈的场所难道不正是大企业展开活动的国际市场吗？根据布罗代尔的理论，民族市场的竞争纯属小店铺的事情 甚至连“超级市场”也置身事外。作者写道 对于“留给小到微不足道的企业去进行”的这种竞争 垄断组织又何必降格以求？这里所说的竞争究竟指什么？能否认为布罗代尔所用的

竞争概念有点自相矛盾，感情色彩多于科学的严谨？

布罗代尔对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论（周期至少长达 40 年）寄予极大的重视，这难道不也是同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吗？一位历史学家可能对某种经济分期情有独钟，这不难理解，但布罗代尔是否应该赋予康德拉捷夫的假设（多数经济学家对此假设持有异议）某种真实和近似的品格，并据此展开一系列的推理和归纳？

无论如何，布罗代尔的著作揭示了为职业经济学家所忽视的一个层面。他率先指出了大城市的组织功能——首先是中世纪的大城市 如威尼斯和热那亚 接着是 16 世纪的安特卫普，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以及后来的伦敦和今天的纽约——因为经济世界正是在这些大城市周围逐渐形成的。布罗代尔当时分析了这些没有强大国家为依托的城市（美国属于例外）怎样把某种秩序强加于经济生活。他提供的答案也许是十分含蓄的，至少据我看还不够明确。这些城市之所以在没有强大国家为依托的情况下也能推行自己的意志，这也许因为交换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凡与城市打交道的地区，包括周边地区在内，城市都为它们的利益效劳。

历史事实表明，等级制现象普遍存在于按照所谓“经济世界”的格局实行地区划分的经济之中。每个经济世界都各不相同。可是，根据经济理论，市场却又促使成本和利润趋向均衡化。布罗代尔在推出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时，无疑部分地考虑到了这里的矛盾，因而他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即承认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交换最终导致了不平等。但我们难道应不加讨论就接受这样一个认识，即认为周边地区注定要比中心地区穷吗？我觉得这种看法至少部分地是与事实

相矛盾的。在今天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几乎已赶上了美国，有些国家甚至还超过了美国。

这里的危险是“布罗代尔主义”很可能堂而皇之地和轻而易举地为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依旧藕断丝连的和企图重振左翼的知识界人士提供某种安慰。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以下假设令人神往：市场经济的胜利可能预示社会主义的前奏（即排斥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似乎越是把布罗代尔的论断推向乌托邦，这种论断就越有价值。我觉得这是荒唐的。难道让全部经济活动受竞争法则的支配才是最可靠的合理保障吗？难道大企业的始终存在和集团化兼并对寻求最高劳动生产率必定有所损害？这些问题今天似乎还有待澄清。

布 为了研讨一部作品，有成百上千条途径能够引人登堂入室，即使对作者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从窗口进去，也可以从旁门进去，而您却选择了大门。您的问题提得很好，不是所有的问题，但我以为最重要的问题，都已经提出来了。特别是，您已为我证明，一位经济史学家不可能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同样，经济学家而又兼顾历史的实属罕见；因为这很不容易……我并不是说，我没有读过经济学家的鸿篇巨著，只是我并不始终把这些著作认真看待罢了。我宁可观察真实的经济生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只承认事实，试图分析摆在眼前的东西，不轻易相信经济学家的理论，即使对供求关系这类老生常谈也是如此。您曾经提到让-巴蒂斯特·萨伊，您有理由为他辩护。我认为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地位就像传统历史中的“马莱-伊萨克”¹一样重要，但我责备他缺乏冲动和胆识……

也许出于好意，您没有明白指出，对我来说，资本主义是上层建筑的现象，少数人的现象，是高海拔的现象。每当我考察商

人、银行家等大资本家时，我都不无惊讶地看到，他们的人数竟是如此之少。在 1840 年 法国银行由 40 个家族所包揽，也就是说 老小加在一起 也不超过 200 人。夏尔·卡里埃尔考察的 马赛批发商，18 世纪那时，不过 80 人。客观地讲，真正从事资本主义活动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但我特别想要强调，物质生活应划分为三个层次。在我看来，市场犹如地球的赤道；位于赤道以南的是南半球，即物物交换和一般交换；资本主义位于赤道之上，处在北半球。南半球，物物交换的层次 也就是意大利文所说的“初级经济”（*economia sommersa*）；如果事实并非如此，由我设计的建筑也就自动坍塌。

您曾多次说过，一本书如果真想说明某个道理 作者势必既十分自信，又有点担心，这话说得很对。然而，当我着手撰写这本厚书时，担心的分量肯定要比自信沉重得多。我应该说，这似乎让人很难理解，尽管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因为写这部著作原是出于别人的要求，而不是出于我的自发选择。友好地给我下命令的人正是吕西安·费弗尔，对我影响最大和最受我喜爱的人。他当时准备出版一套通史丛书，名为《世界的命运》。在他 1956 年去世后，我只得勉为其难把这项任务继续下去。吕西安·费弗尔打算亲自写出《15 至 18 世纪西方的思想和信仰》一书 作为由我撰写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伴侣和补充。可惜，我的书已永远丧失了这样一个伴侣，它只是谈到经济生活的一面，此事说来让人感到十分痛心。保尔·法布拉 您试图用经济法则来解释交换的不平等，这是经济学家很容易犯的毛病。您的主张是某种“内因论”解释 而作为历史学家 我却宁愿走出经济学的大门，到外边去寻找解释。我之所以撇开经

济不平等的概念 因为我发现 经济不平等纯属社会不平等的翻版。据我所知，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我在当今的世界上 在历史学家拥有的浩如烟海的人类经历中 从来就没有见过平等的社会。在人学领域中 也许甚至在实证科学领域中 提出和解决一个问题总是要带出另一个问题。吕西安·费弗尔说得好：“提出问题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开端和归宿。没有问题 也就没有历史。”回过头来再看社会的不平等 我以为早在史前时代的原始社会中 不平等就作为“社会兽性”的一个基本问题被提了出来。大家且别发笑，请听我解释，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集体的受害者；没有不平等，没有等级制，集体也就不可能存在。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必然后果。

我想说的暂且就说到这里。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但我先让大家发言 然后我再进行辩白！

法 钱拉·若尔兰将接着讲话。我提醒诸位，他是一位哲学家 他讲的题目是“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游戏中作弊了吗？

若 我想谈谈费·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所作的区分问题。与保尔·法布拉相反，我觉得这一区分是无可厚非的。不仅历史学家承认以上的区分，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对完整的竞争和不完整的竞争 即所谓“自由贸易”和“垄断性竞争”

作出区分。费·布罗代尔说得好 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是平等的，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从而造成交换的不平等。这种区分是否能反映欧洲统治者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的不平等呢？借用费·布罗代尔的话来说，欧洲统治是“世界历史的症结……世界近代史的根本问题”。

因此 我们就要知道 世界的的不平等是否由资本主义通过作弊而建立起来的，或者说，不平等交换是否等于名副其实的作弊 即在游戏中玩了花招。我对此表示怀疑 因为像资本主义这样一种长时段结构，怎么可能建立在作弊的基础之上。一句美洲谚语说：“欺骗一个人 可以骗一世 但若要骗所有人 至多只能骗一次 不能永远骗下去。”世界的的不平等是一个历史问题，一项历史事实 作为历史事实 我们就能找出一个具体的日期充当佐证。在这里 我想借用保尔·贝洛什的估测。他指出，在 1800 年 世界各地（欧洲、中国、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几乎都在 200 美元上下 到了 1976 年，人均国民收入在欧洲达到 2325 美元 而中国和第三世界仅为 350 美元。换句话说 在一个半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平等的状况变成了巨大的不平等。这些日期十分重要 因为它们表明 世界的的不平等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是人们所说的工业革命。

什么是工业革命？怎样理解工业革命？我想借用费·布罗代尔的形象化解释：工业革命就是从木柴和木炭的文明过渡到铁和煤的文明。两个数字——也从布罗代尔那里借来——足以说明问题 在 1789 年 欧洲共烧 2 亿吨木柴 到 1840 年 就只烧 1 亿吨 此外 欧洲铁产量 1790 年为 60 万吨，1810 年为 110 万吨，1840 年为 280 万吨。这一切当然都应归功于技术的变革，

但如果利用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建造的模式，大家就不难明白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库兹涅茨叙述了在前工业社会（19 世纪以前）和现代工业经济之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简单地说，在前工业社会中，积累起来的资本全部是“毛资本”，而在当今的西方经济中，积累起来的资本却全都是“纯资本”。毛资本和纯资本之间的差别，那就是价值的降低。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应与我们一样，从消费中取出同样多的财富积储起来，并非为了扩大今后的财富，而只是为了保持生产器材的现状。以上的经济分析有力地证实了我们的直觉：在前工业社会中，各种生产工具都是木质工具，既不结实，又容易损坏，在工业社会里则相反，生产工具十分耐久，因而它们的经济生命比技术生命更加短促。今天，当人们在工厂中安装一台机器时，机器完全可以使用 50 年以上，但 8 年过后，就被淘汰了，并非因为机器不能再用，而是因为有了体现技术进步的新机器。结果是更换设备导致生产能力的增长。正是固定资本的这一变更和转化使 18 世纪前以商业和金融活动为主的资本主义得以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从而基本上以“内在”的方式完成资本积累。

向铁器文明的过渡标志着重大的变迁，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已如上述，但这一变迁本身就有经济原因。事实上，人们在 18 世纪开始用煤炭炼铁，原因是在那时的英国，用木柴充当燃料的陈旧生产方式使炼铁成本变得过分高昂。垄断着优质铁生产的瑞典，开始成为在波罗的海上咄咄逼人的强劲对手。英国必须设法摆脱瑞典的垄断。这正是所谓垄断性竞争的一个典型事例。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中存在着一种竞争方式，即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争夺霸主地位。

在所谓“棉花革命”中，大家可以发现完全相同的现象。为

什么在棉纺织业中采用机器？因为当时印度居纺织品生产之首。英国工人的工资较高，且反对降低工资的斗争层出不穷。为了抗拒印度的竞争，英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采用机器。这又是垄断性竞争的一个典型事例，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欧洲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印度纺织品不是由印度人，而是由欧洲人自己推销的。他们是英国和荷兰的进口商。同样，今天第三世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也正是在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唆使下，展开着激烈的竞争。

那么，难道是资本主义在游戏中作弊促成了世界的不平等？我以为不是。应该说我们文明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才产生了这种不平等。无论在工业革命以前和以后，资本主义都以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形式存在着，并且遵循着相同的游戏规则。

我觉得，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所玩的并不是同一种游戏。如果参照游戏的数学理论，人们或许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中，所玩的是一种任何人都不能占优势的、完全凭运气决定输赢的、公平的游戏，而在资本主义中，游戏是不公平的，因为玩游戏的熟练程度在这里起作用。大家知道，在后一类游戏中，只有极少数最熟练的“玩家”才有取胜的把握，而玩游戏的其他人则完全听天由命。我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实际上要比费·布罗代尔所分析的更加显而易见。

法 我感谢钱拉·若尔兰作了如此简洁、明确的发言。阿尔培托·特南蒂接着开讲的题目是“对前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否有助于对随后几个历史时期的分析？”

资本主义 延续或突变？

特 我们都在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圈子 我这里将侧重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问题，并将完全采用布罗代尔的术语说明自己的见解。对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概念 我不想多谈 因为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今天有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在座。但我要强调指出 对费·布罗代尔说来，每个经济世界都各有自己的资本主义 既然历来存在——即使不是历来，至少也是很久以来——几个经济世界，也就可以认为历来就有几个资本主义。

我并不是对经济世界的概念感到犹豫或有所怀疑。在我看来，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与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的问题上来 历史和现时的关系不是一种虚假的关系 而是我们亲身体会到的、并且将贯穿在我们毕生经历之中的一种富有喜剧性的关系。

费·布罗代尔认为 经济世界 及其中心区和边缘区等 和资本主义 既然早已存在 他就竭力要搞清它们的孕育过程 从而确定资本主义的历史沿革和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他看来 不论在 13 世纪的佛罗伦萨 在 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 或者在今日的世界各地 均可见到资本主义的活动。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没有阶段可言，尽管他有时谈到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态。

请允许我逐字逐句引证他的原话：“资本主义是一种历时已

久的冒险行径。当工业革命开始时，资本主义已有很长的生活阅历 而且并不只是从事经商。他虽然注意到资本主义具有多种形态 但他始终不与‘真正的’资本主义打交道 因为‘真正的’资本主义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变着；因此，他决不能相信，我们只能被一种资本主义所迷惑，而不被其他资本主义所吸引；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的形态从不是相同的 虽然资本主义的本质始终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之争论不休的资本主义现代形态，不论其存在历史似乎多么久远，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他资本主义形态不仅过去和现在有，今后大概还会有。是否有‘真正定型’的资本主义呢 布罗代尔作了否定的回答 而且它还反对关于资本主义从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不断进步的观点（直到全部控制生产 真正的资本主义方才形成）

换句话说 有人认为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还不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而布罗代尔对这种看法持反对的态度。

这一认识把我们引向文明史 使我们回到过去 面对过去的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根据费·布罗代尔的见解 早在工业革命以前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业已存在 而且今后还将存在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资本主义始终是等级制的反映 而等级制又并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说到这里 针对工业革命 我想向费·布罗代尔提出以下一个问题：“他是否认为资本主义现阶段（继其他阶段之后 现阶段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不管他是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是彻底改变经济和社会生活格局的一次断裂？”

在三卷集的最后一卷《世界的时间》中 费·布罗代尔有时似乎赋予工业革命决定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时间划分成两个阶段，即 18 世纪前和 18 世纪后。为此，他曾谈到工业革命以前和以

后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工业革命显然不是一个历时很短的事件，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历史方向的一次转折。布罗代尔还对我们谈到近代的增长和传统的增长，特别是倾其全力优先发展工业生产的新型工业资本主义的诞生。

我们由此遇到另一个问题：能否承认为当今世界开辟道路的资本主义与以往时代的资本主义具有相同的性质？这里涉及的显然不是数量和比例的问题，而是本质的问题。如果在当今资本主义中存在的要素和成份就是以往资本主义的要素和成份，那么我们就能与费·布罗代尔一起确认，工业革命后出现的资本主义本质上与其他时代的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在形式上以崭新的面目出现。

我想强调的是，费·布罗代尔毕竟赋予工业革命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他拒绝认为工业革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诞生的标志。毫无疑问，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这决不等于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从此改变了性质的一条理由。

布罗代尔的以上命题具有许多不言自明的内涵：我们的现时代以及在我们看来纯属现时的特性，由此被引伸到一个非时间的空间中去。这正是布罗代尔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他说：“我试图向你们展示从日常生活到交换以及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已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点得到了验证，并且正在和还将继续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场合得到验证。”

我们不应被现时所迷惑，因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恒在结构，一个过去从未能摆脱得了和今后将永远摆脱不了的结构。

法 谢谢阿尔培托·特南蒂的精彩提问，费·布罗代尔肯定会

饶有兴趣地作出回答。我们有幸请到两位印度历史学家与会，他们提出的问题将不再以欧洲为中心。乔杜里先生将向诸位谈 19 世纪前商业资本主义以及亚洲工业生产的问题。

1800 年以前亚洲的 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

乔 关于欧洲工业革命前亚洲的工业演变、经济组织和社会结构，整个情形至今还没有被写成历史书。

然而，工业生产的问题，不论涉及哪个历史时期，都特别适用于比较研究，因为这些问题比其他问题较少受时间的制约。

根据亚洲经济史学家的观察，农业的发展势必导致劳动的原始分工。在亚洲绝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往往兼顾土地耕作和纺织，而木匠、铁匠、制陶等手工业者也抽部分时间参加农业劳动。

经济专业化在乡村社会极其少见。即便在使用原始技术的条件下，工业生产也要求具有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亚当·斯密在一句常被引证的名言中正确指出：如果村子的集市过小，全天做工的工人或工匠就不能单凭自己的手艺挣钱养活自己。此外，剩余土地的存在使他们能够应付需求的突然变化，一旦生意清淡时，便转向农业活动。甚至在实行种姓制度的印度族居民中，这种情形也得到证实。尽管种姓制度把社会的全体居民区分为不同的集团，并禁止一切纵向的社会流动。以劳动谋生的人，

不论是纺织工或耕作者，社会地位都十分低下。根据我的推测，促使土地经营、食物生产和工业活动均衡发展的这一模式适用于整个亚洲地区，无论是近东、印度、东南亚、中国或日本。

体力劳动者社会地位的低下 与经济考虑一样 对确定劳动报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伊斯兰国家，手工工匠与统治集团的精英处在尖锐的对抗之中。大部分城市劳动者并非阿拉伯后裔，这无疑使他们与一个建立在政治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始终格格不入 即使他们接受伊斯兰的教义 他们的法律地位与异教徒也完全相同。

似乎只是在中国和日本，手工工匠的社会职能多少受到官僚的重视。因此 层出不穷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 使亚洲工业始终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下，并迫使工匠在危机岁月弃工从农。

此外 还必须对地方性生产与销售市场广、服务对象多的工业性生产作出区分。地方性生产的产品很少远销 15 英里(24 公里 相当于步行一天的路程) 以外的地方。相反 对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商品来说，运输距离就要长得多。印度东部达卡生产的细布 中国长江三角洲生产的丝绸都得翻山涉水 行程数千公里 方能抵达伊斯法罕和巴格达等富庶之乡 以及日本的京都和江户。距离和时间构成联结商业资本主义和出口工业产品之间的不可或缺的生命线。非农业财富的增长，货币经济的扩展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活动如何开拓本地以外的市场。约在公元 1000 至 1750 年间 以出口为主的工业在亚洲许多地方蓬勃发展。只是从 1800 年起 欧洲才能在制成品的工艺技术、生产效率、成本和供应等方面 对亚洲的传统优势提出挑战。